

德國人從前總是老氣橫秋的講經驗，講戰史，可是現在國防部長告戒部下，在兵學雜誌第一期第一條就說「一切過去的研究，如不切於現在與未來的事實，是沒有用的」。法國貝當將軍批評杜黑說「他是一個革命黨，他的理論雖有些邪氣，但是他的方法，的確是正統派，是古典派」。可見杜黑的新學說，已經動搖了德法兩大國軍事首領的精神了。

人類的腦筋，跟不上世界的進步，這是很奇怪的真理。歐洲大戰後，各國的代表，都是當時第一流人物，但是在凡爾賽簽訂和約的時候，這許多一流人物的政治家，便想出種種方法來限制德國的軍備，但是他們的根本思想，都是從過去着眼，所以他們的限制條件，却反轉來做了德國軍事復興的基礎。

比方限制德國軍艦不得過一萬噸，德國却因此發明袖珍軍艦，其使用比三萬五千噸的大軍艦更加便利，限制陸軍不得過十萬人，德國把這十萬人做下級幹部用，造成了戰務民

兵制的基礎，禁止設陸軍大學，却使德人發明了參謀班的辦法，其成績比老在一個學堂裏好。最後英國人還有一件法寶，就是經濟絕交，當歐洲戰爭時候，這個方法的確有效，但是到了和平時代，德國却因此使工業化學得到長足的進步，沒有汽油用煤來煉，沒有橡皮用化學來製造，再進一步，就建設了國防經濟學，使平戰兩時的國民經濟發生了根本的聯合，現在英法俄諸國倒反過來要去學他。

有一位老軍官告訴我說「世界發明一種新兵器，在戰時要二年的經驗，在平時要二十年的經驗，才能真正會使用會發揮他的長處，如同機關槍戰車都是這樣」。我希望我們大家在陸海空三軍統一作戰的眼光下，來發揮我們唯一領袖的威光——實行我們領袖嘔心瀝血而創造成新兵力的神聖職務；我們還須記得上文所談兵學革命，不過僅僅是一點曙光，一個種子，我們還有用一切的勞力來切實追求這一點光，還要眼淚和鮮血來切實的培養這一顆種子。

校 聞 轉 載

陳慶雲赴廬

校務交蔣堅忍代行

中央頒給陳氏獎章

(杭州東南日報二日市訊)中央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奉召赴廬，担任廬山暑期訓練團訓練委員，陳氏已於前日專機飛廬，至離校期內，校務交由副校長蔣堅忍代行。

又中央以陳氏自長航校以來，勵精圖進，備極勤勞，特頒給陳氏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，以示獎勵云。

按蔣副校長亦已接到委座牘電指派為暑期訓練團副總隊長，負訓練全國英才之責，想亦為我航校同門友所樂聞，因以附誌於此。